



红粉

斯妤

斯妤
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斯好
文集



红 粉

斯
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

(代序)

林丹娅

二十多年前,少女斯妤站在她家乡闽南海边番薯地的青青藤蔓里,拄着锄头想起她刚读过的一篇小说,忽发预感:“我相信自己此生将是一个作家。”

当一个人在说自己经历不多而能感到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从来不喜怒形于色的人说“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时候,当一个一贯周正平和的人说出“先锋是一种精神”的时候,当一个历来就讷于言语的人说出“语言是我钟爱所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有一种作家的潜能,正从她的身体内部苏醒。平顺的生活秩序,庸常的生命节律因为她的出现而打破了惯常的表现形态与运行轨迹。斯妤,就是这样一种现象的命名。它首先表征了被它命名的生命所具有的诗性气质,接着标示了她以文学抵达诗性生活的一种言语方式。一九八〇年,斯妤开始文学写作,而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曾经是她最爱。“我近乎执拗地在散文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着力耕耘,发愿要在它的内涵、形式、风格上有所拓展。”这真

001

是斯好化了的文学言志,全然突破了她一贯温良恭谦的态度,于是从第一本散文集《女儿梦》开始,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两种生活》、《感觉与经历》、《文字内外》等散文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对上述理念持之以恒的追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三家模式”的反叛,力图在散文中表现以真为宗旨,以善为极致的审美情趣;一九八五年后转为对人生荒诞与人性荒谬的审丑思考;而九十年代前后萌发的女性意识的自觉,不仅使她的散文内涵增添了文化历史的质感,而且也增添了思想的厚重感与浓郁的思辨色彩。斯好对散文文体写作的偏好,对拓展其形式与内蕴的执着,成全了她在散文方面的建树,使她以散文名家蜚声文坛。文评家吴义勤曾指出斯好的那些带有终极意味的形而上追问的散文,改写了散文“轻文体”的形象,提升了当代散文的品格。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如此看来,斯好的出现,即便就是为了散文写作,那么至此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斯好的作家使命似乎还不止于此,散文文体的写作似乎并未全面开发出作家斯好的潜能。散文也许可以直接宣泄她的情感,也能充分体现她的智性,它给我们带来平实的生活气息,也不乏思想深度的冲击与震撼,但它并没有完成把她带入真正的文学创造中去的使命,因为文学绝不止于真实的表述或记录。文学与所有真正的艺术一样,它更能体现世界上所有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本质联系与作家想像力之间的奇特关系。

或许是出于作家特性的感召,或许是出于内心表达的需要,一九九三年,斯好暂时结束了如日中天般的散文写作而转向小说领域。如果说写散文的斯好,还在人们的料想之

中,那么斯妤写的小说,可就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了。一向温柔敦厚,并以散文写真名世的斯妤,作起小说来却一反常规,出手凌厉,风格怪诞,立意高远,内涵繁复,意味深长。一种洞明世事的清澈与鞭辟入里的尖刻,把个众生相,尤其是女生相的本质,通过充满想像力的架构入木三分地铺陈给我们看,令人触目惊心。如《狂言》中的“我”在失态后的狂出真理:“我不是透彻之后才善良(更彻底的善良),而是善良导致了不透彻。所以我说我更像个瞎子而不像是圣徒。”斯妤把人性方面一个十分微妙的症候揭了开来:善良有时就是怯弱的美化与托词,所以看起来对人满怀善意的人,走到后来却只有对人的恐惧。《浴室》把这种人性的荒诞表现得更为具像化了:一个常常受制于人,不敢说“不”的怯弱女人,通过一次幻想式的境遇改变了她一直想改变的现状。饶有意味的是,用幻想替代现实恰恰是女人逃逸现实的通病,幻想的力量后面是真实的无能。因此,当女人也用这个方法去改变她的色狼上司——女性生存恶劣境遇的象征时,他反而得以如愿以偿地占有了女人的身体。此时,身体被锐痛刺激的女人才真正如梦初醒。如果了解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的真正涵义,这个文本倒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诠释:也许头脑还在接受并制造幻觉,只有身体感受才会真正道破真相。斯妤的叙事揭示了女性在性别关系中不仅弱势而且劣势的生存形态、心理形态与反抗形态。对现实的逃逸,结果是被现实罩牢。女性幻想式的反抗反而成全了男性的梦想而成为男性的现实、女性的梦魇。斯妤在小说中充分施展了她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故事被她以荒诞的形态所呈现,人生与人性的荒谬尽在其中流露无遗。《出售哈欠的女人》、《竖琴的影子》就是她此类小

说的代表作，当这些小说惊艳文坛时，一个文学的斯妤真正诞生其中：在笨拙的言谈举止后面，是思想的灵动与锋芒毕露；在循规蹈矩后面，是诡异狡黠的横空出世；在躯体的懒散惰性后面，是汹涌澎湃不能止息的内心生活；在粗糙的日常事务后面，是精细入微的观察与思考；表面的随和、懦弱后面，是敏感、尖锐、执着、特立独行。当斯妤写出这些小说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罗兰·巴特把作家区分为两类是什么意思：一类作家写重要事物，一类作家不写重要事物而只写人，他觉得后者才是真正的作家。而对于斯妤来说，她起码以此实践了她的口出狂言：“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这样一个貌似简单实则极具伟大的目标。

目 录

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代序).....林丹娅	001
-------------------------	-----

红粉	001
----------	-----

蜈蚣	012
----------	-----

吉娜的浴室	023
-------------	-----

梦非梦	037
-----------	-----

一天	058
----------	-----

故事	066
----------	-----

梗概	081
----------	-----

段落	099
----------	-----

浴室	113
----------	-----

风景	126
----------	-----

断篇	135
----------	-----

寻访乔里亚	169
-------------	-----

蓝光	216
----------	-----

出售哈欠的女人	276
---------------	-----

跋	328
---------	-----

红 粉

红粉本来并不叫红粉,她的原名是陆雨凝。但是那年她看见文坛一片热闹,好不风光,决定也跻身其中时,她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红粉。那时她和我还是常有联系的朋友,所以她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她的决定。前一个决定我表示赞赏,后一个决定则被我大加鞭挞。我说你疯了,起这样一个俗不可耐、厚颜无耻的名字。她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说对了,我要的就是这份俗不可耐、厚颜无耻——你倒说说,如今哪一个不是俗不可耐、厚颜无耻?啊?

她“啊”了一声后就一股青烟似的飘走了。这一飘就是半年。半年后我再见她,是在一个颇有档次的笔会上。笔会几乎云集了当今文坛的各路青年高手。陆雨凝混迹其中,非但没有被淹没,被相形见绌,反而是有鹤立鸡群、独立寒秋般的风度。她雍容大度又妩媚迷人,心闲气定又热情可亲,一派说不尽的风情与气度,令众多青年男性高手由衷赞叹。

我见到她时,头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就是:雨凝,好漂亮!

她赶紧夹夹眼,纠正我说:是红粉,红粉!

我只好也说:对,红粉,红粉好漂亮!

她笑笑,过来挽起我的手,说:好姐姐,别嫉妒。等我挣了稿费,请你吃西餐。

我一向喜欢雨凝的灵巧与聪慧,所以我真心地为她那个讨厌的笔名惋惜。我说:雨凝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发表作品,我建议你还是扔掉这个笔名,重新起一个的好。

雨凝瞪了我一眼,说:你还是那个木头脑瓜啊,真没趣!

说完她很不满地扔掉我,转过身挽起旁边正走着的随便一个男人的臂膀,亲亲热热地和他说起笑话来。

我想起雨凝的前一个男友。那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青年。他后来离开雨凝时痛苦万分地昭告所有的朋友:陆雨凝是鬼!她虽然美丽风趣但她确实是鬼!

我不知道妩媚可人的雨凝为什么会被男人看做鬼(好像不只那个男人,还有别的男性公民也这样评判过雨凝),不过我知道雨凝虽然只比我小几岁,但在观念上我们几乎相差整整一代——我过于古老,她则过于现代了。好在这没有妨碍我们做朋友。至少在当时如此。

我的确喜欢她。所以虽然我不喜欢她那个既俗气又古怪的笔名,我还是一心惦着要帮她。我知道她浑身灵气,只要稍稍用功,她很快就可以“浮出水面”,靠作品而不是靠天生丽质在文坛鹤立鸡群。

吃过晚饭,我去找她,想约她一起出去走走,顺便问问她有什么打算。不想推开她的房门,却看见她的房间里青烟缭绕、热气腾腾,一大帮男士正众星捧月般地环绕着她。而她,亭亭玉立其中,一派“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气度。她正用清丽爽朗的形象加上清丽爽朗的声音,在一派烟熏火燎的浑浊中,朗朗讲述什么。

整个一幅亭亭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绝妙景象！

看见我，她点点头，示意我坐下，然后继续她的讲演。

我被这种场面吸引住了，自然老老实实坐下来，和那些男士一样，充当她的热心听众。

坐下来之后我才知道雨凝原来在口述她的小说！

我在极度惊讶中听完了她的小说。她的小说听起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天知道她那小小的脑瓜里怎么能够装了那么多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思想、感觉、经验、词汇！

还有那奇特的构思！

男士们显然也是听得如醉如痴、心服口服。因为在雨凝结束她的口述时，房间里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持久的掌声。

“一颗新星诞生了！”不知是谁有些夸张地喊了一声。于是这些平日还算矜持的绅士们都忘形起来。大家拿酒的拿酒，欢呼的欢呼，一派节日般的喜庆景象。

我的目光透过熙攘的人群去寻找雨凝。我想她一定也会为自己这轻而易举的成功陶醉，而放下那多少有些做出来的典雅矜持，和大家一块儿兴高采烈一番的。不想雨凝却令我大吃一惊：

在房间的那一头，她端坐一隅，冷冷地看着满屋闹哄哄的人，仿佛这些人全是疯子，而她自己偶然落入疯狂人间的一片飞碟。

我和她的目光相遇时，我发现她的眼睛如同虚设。那两个黑洞里一片茫然，仿佛两眼干枯了很久的深深的古井。

红粉的小说很快就在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频频露面（自从她的小说发表后，我也就改口叫她红粉了，雨

凝这个名字简直无人知道),一时间红粉成了文学圈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家发现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好的感觉,还有这么多深思熟虑的思想(这一点自然最难能可贵)。不仅如此,随着她的小说日益出笼,人们还惊喜地发现,这位红粉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快。她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写家,滔滔不绝地就倾倒出来成批的精品,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和她比起来,那些三年出一篇,五年露一手的苦吟派实在太可怜了。

听到这些议论,我很为红粉高兴。我给她打了几次电话,想告诉她这些信息,让她也高兴高兴。不想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有一次好不容易通了,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告诉我红粉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说完不知道他就“啪嗒”一声挂断了,让我这边握着话筒呆立半天不胜惆怅。

后来我碰见一位听说和红粉有密切往来的文坛骑士,就忍不住向他打听红粉的行踪。他倒是不怪我唐突,不过他叹了一口气,快快地说:你这个朋友你还不知道吗,她一个月后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并且十分后悔自己的唐突。看他的样子像是真的伤心伤感。难道红粉的确是天生迷惑男人、杀伤男人的好手?

不过,即使这样,男人们显然仍旧抗拒不了她的魅力。即便是那些曾经被她迷惑又很快被她扔到一边的男人,在关键的时候仍然心甘情愿地为她出生入死,建功立业。

不久后举行的“屈原文学奖”评奖活动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屈原文学奖”是目前民间最大的文学奖。头奖奖金高

达九万元。竞争者除了当前最活跃的中青年作家以外,一些影响很大的老作家也在评选之列,显而易见,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红粉除了当下正走红外,并无其他优势,要想夺冠,实在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

入围名单出来后(在两位男士的力荐下,红粉顺利入围),就有人并无恶意地预言:初出茅庐的红粉若要夺冠,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可是不久太阳就偏偏从西边出来了。评委会最后一轮投票结果,红粉以二十九票的最高票数,摘取了本年度“屈原文学奖”头奖的桂冠。

消息传出,文坛反应强烈。一些人(大都是男士)举手欢迎,认为此举一扫论资排辈的陋习,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凉爽的风,令人振奋。另一些人(有男也有女)则摇头叹息,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连男盗女娼之功也用到文学奖项上了,实在是文坛奇耻,文学奇辱。

不过,举手也好,摇头也好,颁奖会一如既往如期举行。据说组织者曾经担心会上会闹出事端,因为有人扬言要在颁奖仪式上群体抗议。组织者担心丑闻见诸报端,所以在挑选记者上很费了一番心思,把关颇严。

不料事情的进程完全出乎意料,会上并没有爆出丑闻,反而出来一件意味深长又令人费解的事。

那是在“获奖作家代表”红粉代表所有六位获奖作家发言的时候。主持人宣布完当下议程之后,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与会者都在静候红粉出现,因为关于她人们实在听得太多了,赞扬的贬抑的,一片纷纷扬扬。

红粉出场了,不过不是她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她的身

后跟着一个尼姑,还有一个扭扭捏捏、透着几分艳俗的女孩(天知道她什么时候把她们弄来的)。红粉带着她们走到话筒前,让她们在一边站着(顺便说一句,那个面色苍白的半老尼姑和那个扭捏艳俗的年轻女子站在那儿真像一幅漫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凑在话筒前念了起来。她的语调有些古怪,似在嘲讽,又像是调侃,有时又仿佛很认真地在平铺直叙。念完那张纸后,她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说:

“刚才我念的是全体获奖作家的话,现在我想说几句自己的话。我在这里谢谢评委会、组委会对我的好意,同时我想请他们允许我把这次的奖金转赠给山南戒台寺的女尼,和(她顿了一下)广宁越心园的姐妹们。”

说完,她不顾众人还在惊讶之中,径自走到主席台前,在放在桌上、尚待分发的红口袋里找出头等奖,递给那位跟在身后,但明显有些惶恐的尼姑。

“给她一半。”红粉指着那个越心园的姐妹,对尼姑说。

尼姑诺诺。红粉转身向主席台点头致意,然后迈着轻松的步子走下主席台。

会场喧哗起来,与会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主持人显然也乱了方寸,愣了一会儿,才匆匆宣布:

奏乐! 开始颁奖! 颁奖开始!

红粉在颁奖会上的举动如一声响雷,给沉寂多时的文坛带来了一阵兴奋。一时间,文坛内外都在议论红粉其人。传闻也立时大增。有人说红粉曾经出家为尼,寺庙就是山南的戒台寺。也有人说红粉家世不好,出入文坛前曾经一度沦落

风尘。持此说的根据是,据考证广宁越心园是一家暗中经营皮肉生意的酒楼,红粉若不是曾经出入那里,为何想起捐钱给它?更多的人则在琢磨红粉此举的目的。他们很想弄明白红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为什么要把好不容易争得的巨额奖金分送他人,难道她自己本是大款?或者竟是一个傍大款的女人?

总之文坛足足谈论了红粉好久。而红粉其时却不知去向。蜂拥而上的记者和慕名约稿的编辑发现红粉家里永远只有一个男人。男人除了一连声的不知道就是一脸的不耐烦。到最后连男人也消失了,红粉家里索性只剩下一台录音电话。录音电话里那个男人恶狠狠地说:红粉死了,要想找她到地狱去找!

锲而不舍的记者和编辑打听到红粉曾经和我是至交,便拐弯抹角地找到我家来,希望我能提供点红粉的行踪。我说红粉自从写小说以后就不再和我做朋友了,我的确不知道红粉如今的去向。记者编辑们不信,他们认为我在撒谎,因为据他们了解,红粉曾经不止一次提到我,认为我是少数几个可以交往的朋友之一。我说谢谢你们,可是可以交往并不等于还在交往,我也很关心红粉,但我的确不知道红粉的去向,你们如果打听出来,麻烦你们也告诉我一声。

我倒不是在和记者耍嘴皮子,我是真心希望此刻有红粉的行踪。我对红粉知之甚深,自从她在颁奖会上抛出惊雷,我就对她的思路有所感觉了。我不免替她担心。

但是红粉仍旧无影无踪。她简直像一个总设计师,把一场戏设计好了,她这个设计师兼主角却溜了,让一帮演员和台下的热心观众不胜唏嘘。

两年以后我才重新得到红粉的消息。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我睡懒觉还没起来,突然电话铃大响特响。我突然心有所感,想到红粉也许从天而降。抓起电话,果然是红粉清脆的声音。她告诉我她在南京,正在中苏合拍(苏里南而非苏联)的电影《红粉》剧组里拍戏,她演那个女主角小萼。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红粉将自己的故事写成电影,然后自任主角尝试影星滋味。不想红粉连声嚷嚷:是红粉,苏童的红粉,不是我的!你这个木头脑瓜!

我这才弄明白红粉指的是根据苏童小说改编的电影《红粉》。我说好啊,你一定能演得入木三分的,你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红粉笑笑说,别捧我了,我现在觉得一切都无聊透顶,连演大戏都觉得没劲儿了,怎么办啊?

拍完戏你再回来写小说,我说。好多人都等着看你的小说呢。我又说。

红粉听了似乎有些黯然。她说,不写了,还是不骗人了吧。

我愣了一下,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我只好说,拍完戏你回北京来,我们好好聊聊。

平心而论,我说这话其实也底气不足,因为我并不相信我们在一起能谈得多好,我们从来都是话不投机的。不过我们倒是真的互相喜欢。

红粉停了一会儿才说,好吧,我会给你消息的——如果你看报,记住我现在的艺名是小芹则天。

听到红粉报出这个名字,我简直愣住了。一种古怪的(荒唐的?灰色的?黑色的?)总之一说说不出的晦涩崎岖的

感觉牢牢罩住了我。好半天,我才找到一条勉强的出路,我想红粉一定是在开玩笑。她不可能真的玩得如此离谱的。

不过事实上我并不相信自己给出的这条通道。因为自从红粉报完艺名挂断电话后,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心神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要发生的事过了三个月终于发生了。那是在《红粉》剧组拍完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按照剧情,红粉所扮演的小萼在一个冬天(秋天?)的早晨跟着一个收玻璃瓶的男人去了北方。红粉和扮演秋仪的演员在月台上说着悄悄话,红粉始终茫然地望着远处的什么地方。“我在找翠云坊的牌楼,怎么望不见呢?”红粉不胜惆怅。

后来火车就呜呜地开走了。扮演《红粉》一剧主角的红粉本该在下一站下车,剧组的车已开到前面的南京西站,等着接他们回饭店庆贺该剧停机,不想走下站台的只有那个收玻璃瓶的北方男人,女主角红粉女士则无影无踪。收玻璃瓶的北方男人愣了,说,到站后她一直跟在我后头往外走的,怎么突然就没了。难道她不下车,直接回北京了?——那也得打个招呼啊。

于是第二天晚上,估计红粉已经蜷在家里的沙发上懒洋洋地看电视的时候,剧组负责人的电话到了。他们预备委婉地兴师问罪的,不料红粉的男友却说红粉未到家。这下两边都急了。于是四处打听寻找,希望红粉是恶作剧躲起来了,或者是要图清静,暂不露面——以她的个性,大家都认为太有可能。

不料十几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红粉依旧毫无消息,大家渐渐断定红粉是遭遇不测了,不是被拐

卖就是被图色害命,或者竟就是自杀了。传媒也开始披露此事,一时间传闻甚多,谣言四起。

到了中苏合拍的电影《红粉》上映时,《红粉》这部片子已是妇孺皆知了。人人都知道女主角小芹则天在最后一场戏里上了火车,上了火车后小芹则天就神秘地失踪了,直到现在仍是下落不明。很自然,这样的片子上座率一定是高的。一时间影院内外人头涌动,一扫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昔日景象。

银幕上的红粉果然不负众望。她的表演恰到好处,浑然天成,把一个无奈无望的风尘女表演得淋漓尽致,使人几乎要疑心这样好的表演是否和演员的自家身世有关。观众们出了影院,很少有不为女主角的天生丽质、高超演技以及她的红颜薄命唏嘘慨叹的。人人都为她的命运叹息。

只有我始终不相信红粉就此烟消云散。那些日子我一直在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试图从一堆乱麻中找出红粉的思路。可是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红粉的笑声,红粉的嘲讽,红粉那朗朗口述小说的情景,总是不断冒出来干扰我。

最后连我也灰心了。我差不多要缴械投降,承认自己智商不高,猜不透红粉布下的迷阵了(我的直觉使我一直认定红粉绝不是被动失踪)。可是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母亲一句偶然的问话,像闪电一样突然照亮了我的脑海。我顿时获悉了红粉的秘密。

我母亲的问话是:

那个小萼后来上哪儿去了?

我激动得不能自持。我立刻找出苏童的小说原作,寻找苏童为小萼安排的归宿。我相信我的朋友红粉(鬼一样的红